

〔日本〕

大薮春彦著

讹 诈



柳青译

讹 诈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内容简介

加代子被黑社会的男人看中，分别对她诈骗，她并没有美艳的女色，只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和任人摆布的身躯。为此她再三地被人欺负、玩弄，最后招来杀身之祸。

日本警视厅将此作为国家大案侦破，发现银行金库亿元不翼而飞，于是……。

目录

他走之后.....	(1)
不停的吸	(21)
弱者血肉	(42)
性的罪恶	(69)
强人所难	(93)
一再重演.....	(116)
左右为难.....	(129)
证据所在.....	(147)
出生之地.....	(165)
狂态的美.....	(188)
不见星星.....	(208)

他走之后

1

她只是一味地想要摆脱自己的日常生活。尽管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暂时逃避现实的做法，但还是想到陌生的土地上，把这伤得支离破碎的心身，置于忘却的空气中去晾晒一下。

她想把自己的身子沉浸到陆地、海洋和天空的一切壮观的风景之中，暂时变得象那些景色一样地虚无空泛，所以她觉得去北方是合适的了。

心情虽然感到空虚，可是旅费却很充足。在一路上的大饭店或旅馆里住上半个月是足够的了。在这一点上，她与《之后》里的主人公代助是不同的。不过她是单身女子一人出外旅行，这也是不得已的。

在旅行提包里只放着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化妆用品和必备的几样东西。虽然还带着几本文库本的书，恐怕也没有机会去读它们。尽管如此，还是把《之后》这一本拿出来放在手头上。

在此之前她也常常外出旅行，但是只身一人出来，却是头一次。过去总是同他结伴一同出来。

昨晚，当她往旅行提包里放置旅行用具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那“常备之物”放入的一刹那，心里忽然一震。

“是啊，这东西已经不需要了……”

她发觉了，就把那东西取了出来。这时候，失去了他的现实又一次紧紧地压迫着加代子的心胸。

每当她与他外出旅行的前夜，内心总是感到不安，带着几分羞臊，将那东西藏到旅行提包的底层。现在，那东西已经再没有用处了。

在旅行提包的底层再不放置那东西，就充分地说明了为了抛弃那次恋爱的残骸而做的这次旅行的性质。

置身于上野车站混杂的人群中的二宫加代子，看了看挂在长途列车剪票口上面的列车发车时刻表。

映入眼帘的是开往青森、山形、秋田、仙台等方面去的车次。加代子只好买了去仙台的车票。因为她觉得如果买到更远的地方去，就会限制自己选择去向。

一列开往仙台的快车已经进了站，停车时间为二十分钟。车厢里面很空，因为这是旅游淡季的一个平常日子，而且正是上下够不着的时间。

加代子在有个位子的包厢里，占据了靠窗的座位，先松了一口气。这如果是旅游旺季的周末，那可就要受不住了。背朝那些欢快的旅客，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踏上旅途去寻找恋爱的墓地，那该是多么凄凉的景象啊。

“爱上了一个有妻室的男人，自己是多么愚蠢，况且对方比自己大二十岁。”

加代子失去那男人之后，好象胸中突然裂开了一个深深的空洞，内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从一开始她就明白，那是一桩不会结果实的恋情。对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既有家庭，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为了加代子的爱，而将一切都豁出去，那他的负担过重了。

为了新的爱而将已经背在身上的人生的重担抛掉，是办不到的。这就是那男人的说法。结局是那个男人不肯拿既得的一切去换取她。最近用了各种各样的口实，归根结底，这是一名中年男子为了自己贪婪的欲望而不花费任何代价，用一位年轻面鲜嫩的女子的身躯来满足自己罢了。

这也是从开始就知道的。明明知道，却还是被肉感的火焰将女子身上蕴藏着的油罐点燃了。

当发觉了时候，火势已经很旺，无法去改变了。

两个人理性、将来、身份都置于脑后，沉浸于相互之中。爱情不是伦理。无果之爱的结局，真正受到损伤的，一定是女人。这一点加代子尽管很清楚，但还是会凭情欲之火贪婪地烧着自己的肉体。那火焰恐怕在把她的身心烧得支离破碎之前，是不会熄灭的。

加代子的身上还残留着很多情欲的燃料。

虽然她被那男人点燃了心中的火，仿佛埋藏在地下的无穷尽的油田从长眠中苏醒，可是那男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却渐渐察觉出危险。那本能所发出的迟延了的警戒信号，给这个中年男人贪婪的欲望刹了车。并由于暂且满足了他的欲望，也使这男人举棋不定起来。因瞒着妻子而偷偷挤出约会需用的开销，也使之在经济上拮据起来。

那男人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机会，如果现在分手，加代子的年龄完全可以再寻找一个新的搭档。如果这个新的伙伴对她以前的事什么也不知道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利用通常“在职妇女”的年轻和美貌来稳住对方。

总而言之，那男人把加代子身上最美味的部分悄悄的吮吸掉之后，又用新的包装纸将伤口掩饰起来，然后再转手推给无知而善良的男人。

如果继续贪婪地将猎物的美肉吞食下去，就会变成毕生要背起来的包袱。这样一来，无论用多少包装纸掩饰，也不会找到接手的主顾了。

“你仔细想一想，等你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都六十了。”那男人想说服她。

“这是开头就想到的呀。无论到了多大岁数，年龄差别也不会缩短的嘛。”加代子轻蔑地一笑说。

“我不是说年龄差的事，而说我上了年纪的事。现在倒还可以，可是到了那时候你还风韵犹存，而我已经衰老了……”

“哼，净说这种事。咱们在一起，也不只是性的生活。”

“当然不只是为了性的生活。可是当我年老之后，断了收入的情况也不能不考虑。那时我就无法对你负起责任了。”

“你是说现在你负着责任吗？”

“要是这么说，那就不必隐讳，我是为你的将来着想而说的。”

“那我明白了，总之是说我成了你的负担。”

“不是！”

那男人虽然当真生气，并加以否认，可越是生气，就越暴露出被人说中了的本意。

加代子也感到她窥见了那男人的真面目。其实，他的真面目是早已清楚的，只不过是她佯作不知而已。

她虽然相信自己把身心都捧给这个人而毫不后悔，但是恋情之火赖以燃烧的燃料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油田的藏量无论怎样丰富，也总要耗尽的。等到真的燃尽的时候，就太迟了。

当男人从利己主义的祭坛上的供灯里的燃油耗尽之后，怕是再不会有人为自己点上灯火了。

由于那男人算计起来，加代子也考虑明白了。如果要分手，真的是现在最合适不过了。于是他们便分离了。那男人以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离去了。那是一个把重担卸下来的人所露出的表情。

加代子也松了一口气。终于给这支付出代价的恋曲打上了休止符。然而要从这里开始新的未来，还须花费时日。

虽然那是作为那男人利己主义的饵食而被吃掉的爱，但是在长时间的相处之中，两颗心已经渐渐溶合，而如今又生

拉硬拽地把它扯开，所以还是肉裂血流。

此时，不来治愈这伤口是不行了。于是加代子便踏上了这条旅途。

2

发车的时刻快到了，旅客也多了起来。各个包厢已经大体上坐满了，可是只有加代子这里，只她一个人占着四个人的包厢。因为男旅客多，所以好象对这样一位年轻女子占据着的位置，都有点敬而远之。但他们心里很想过来，所以在远处打量着。

“这里，可以坐吗？”

一个男人的影子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直线式的声音传到她的耳朵里。正在郁闷不乐的她，把视线移过去，看见一个身穿西装、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虽然别处还有空位置，他却毫不犹豫地走向加代子身旁走过来。

“请吧。”加代子毫无表情的回答说。她既无理由拒绝，也无拒绝的权利。那男子轻轻施个礼，坐到加代子的斜对面。

约摸有八成的乘车率的时候，列车就开动了。那男子把公文提箱放在编网货架上后，便开始读起随身带来的杂志。加代子对这个陌生乘客的一点点好奇心，立刻就消失了，她把眼睛移向窗外，看着移动着的景色。

他们坐的包厢里，再也没有人进来。或许因为看起来象是一对情侣，所以刚上车的旅客都回避着。此外，即使不特意为躲开他们，车上闲着很多空席位。在上野车站上来八成的旅客，每停一次车也只是有减无增。

那男子大概读杂志读得腻烦了，把身子靠到靠背上打起盹来。虽然在上野车站直奔她旁边的坐位而来，但作为陌生的同路人的界线却依然紧守着。

这对她来说，真是谢天谢地。当她处于目前这种心境的时候，如果被旅途中无聊的人缠住，那可受不了。窗外的风景移动着，向远处延伸。与它们一起，自己身体里的爱情的残液，也在向外流淌着。

加代子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当她被车外的嘈杂声惊醒时，列车正停在一个相当大的车站上。加代子觉得有些口渴，急忙跑列车门口，向卖快餐的站上售货员打听有没有茶水。那人回答说随后就来。

可是卖茶水的到来之前，列车就启动了。一看表，再过一小时就到终点站了。她想，反正再忍耐一会就行了，便走回自己的坐位上去。这时她发现对面的男子已经不见了。“大概是在这站下车吧？”她一边想着，一边抬头一看，那公文手提箱仍然还在网架上。

当列车已经驶过整个站台的时候，那男子手捧着三明治和茶水回到了车厢。还是男人的动作快，大概是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才猛然间冲到卖茶水和站台卖快餐的地方买回来的。

那男子回到坐位上，怯生生地问道：

“若不是嫌弃，请喝这茶吧。”

因为很突然，加代子吃一惊。

“实在是失敬。我还有一份，如果您能用这茶，我会很高兴。”男子确实买来两份茶水。

“不行，这太过意不去了。”

因为他说到自己还有一份，那么另外一份显然起初就是为加代子买的。她觉得太不好意思。

“不过，如果不嫌弃，就请用吧。”

“哪里的话。”

热茶的芳香已经在鼻子跟前飘动。干渴的喉咙里有些发痒。

“那么请不要客气，我是特意买了两份的。”

男子的话语里具有某种胶着力。但是，却完全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加代子终于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虽然觉得应当付给人家茶钱，但是如果那样做反而显得造作，所以就克制着。

热茶沁人干渴的喉咙，象是溶进血管一样香甜。

啊，真好喝！她咕嘟咕嘟地喝下去。

“如果您愿意，请把这一份也用了吧。”

因为加代子喝得过于香甜，那男子便笑着把另一个盛茶的器皿也递了过来。

“不，那怎么行，这已经足够了。”

加代子急忙推辞了。她终于镇静下来，重新打量了一下对方。虽然从上野火车站就坐在一起，但是只当作过往的旅客。也没特别加以注意，所以连面孔也未仔细看过。

那人三十岁上下，瘦长的脸庞、肤色白皙，是个职员风度的人。一张敦厚平凡的面孔。给对方一种放心的感觉。身上的穿着也很雅素。

“啊，忘记通报姓名了，我是菱田和也，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

可能是他发觉加代子的视线中注意的程度增加了，所以才做了自我介绍。

“唉呀，彼此彼此、我是二宫加代子，是职员，请多关照。”

加代子急忙报了姓名。

一杯茶水拆除了横在两人之间的栅栏，他们不再是互不相识旅客了。菱田和也谨慎地说，他是因为工作有点儿不顺利，为了抓一抓打开思路，所以随便出来溜达一下。

“您的工作很难做呀。”加代子插话说。

“说难，也真难做、不过不象一般职员要坐在固定的办公

室里那么板看身子，所以对我这样散漫的人，倒很合适。至少可有以工作为借口外出旅行的好处。可是您呢？二宫小姐，到这边来也是因公吗？”菱田毫不在意地随便问道。

“不，是利用休假出来消遣。”

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子，难道可以说出自己是为了埋葬恋爱的残骸而出来旅行的吗？

“年轻女性的单人旅行是够浪漫的啊。”

“一个人出门不用操心，挺好的。”

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常常就这么随便上路。夏目漱石的小说《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写着的。——随便搭上一趟时间合适的火车，任凭火车把自己载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下车。住到明天……”。

“啊！”加代子吃惊地叫出了声。

“您怎么啦？”

“那篇小说我也非常喜欢。接下去是——在度日当中静等着新的命运向自己袭来——我正是想要做那样的旅行才出来的。”

“怎么，您也读过吗？”然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背道：当然，旅费并不充足……”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于是彼此之间更加亲近了。“今天您打算坐到什么地方下车呢？”菱田已经毫不忌讳地问起来。

“反正车票已经买到了仙台，也没有什么预定的目的，随便旅行。”

“那么您是想在仙台住下了。”

“恐怕得那么办。”

“在仙台住的地方预定了吗？”

“不，还没有。”

“唉呀，那可不行。虽然是任凭火车拉到什么地方都行的

旅行，可因为是女性的单身旅行，如果不把住的地方定好，那是危险的。”

听他这么一说，加代子突然觉得心中无底。单人出来旅行，这还是头一次。在此之前，总是与那个他相伴，只消跟在他后面走就行了。

如果到了终点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被搁置在那里怎么办？

“请问，如果临时去找，找不到住的地方吗？”

“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所以我想会空一些。不过旅馆和饭店什么的，对于单身的女旅客是比较注意的，何况事先也没有预订房间……”

“这可糟了。那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顾不上什么爱情残骸的淹埋地了，先得寻个今晚落脚的地方。这种女子的感伤旅行，在恐惧的心情面前立刻就退缩了。

“只要您方便，我介绍您到我订宿的地方好吗？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很高级的旅馆，可是环境非常安静。”

“如果能得到您帮忙，那就有救了。”

加代子终于连住宿的事都不得不求助于这位刚刚相识的男子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什么警觉。这大概是由于对方的人品显得不错的缘故。

今夜的住处已定，加代子就放了心。菱田仿佛看准了她的心情松弛下来，就乘隙发问道：

“不客气地问您一下，您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这个……”她稍微犹豫了一下。

“不，请不要说出来，我来猜猜看。”

“您真的能猜出来？”

“不过，您得给点揭示才行。先按农林渔业、矿产业、商业服务业三大类划分的话，应属于那一类呢？”

“包括在第三类的商业服务业里面。”

加代子终于被菱田巧妙的诱导欺骗了。

“就是说，是第三产业的。那么是不是包括在商社、贸易会社、银行、航空公司、旅馆、百货公司、病院这些之中？”

“包括。”

“那就渐渐接近了。首先，跟旅馆无关吧。如果是旅馆，那么预定住宿的地方不是手到擒来吗？航空公司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掉。”

“我真吃惊了。”

“其次，从感觉来说，怎么也不象是医院性质的。如果是护士的话，多少也要有些药味。我的鼻子是很灵的。”

“真可怕啊。”

“这么一来，只剩下商事、贸易、银行三类了。”

“已经猜到了吗？”

“是银行！”

“猜对了！”

“为什么？”

“这是一种直觉。”

谈话之中，周围的人开始骚动了。大概是快到终点站了。

3

菱田介绍去的住宿地点是一个位于郊外的一家小巧而舒适的旅馆。正象他说的那样，环境清静，虽不豪华，但所有设施的各个角落都非常清洁。

菱田为加代子租好了房间，便爽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居室。他的风度是够潇洒的。加代子想，既然帮助安排了住处，那么一同吃顿饭也该是可以的。然而菱田却避开了，所以她反倒感到有点儿沮丧。

她进到房间里洗过澡，刚刚喘口气，菱田就打来电话。

“刚才没来得及问您，明天有什么打算吗？”他在电话里躊躇不安地问。

“不，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那么，我是打算到松岛方面去，如果可以的话，想邀请您一同前往。”

“不过，我怕到那里又给您添麻烦。”

“噢，那么您是同意去了，非常感谢。看来还问一下才对。我开始犹豫了半天，怕您觉得我是个厚脸皮的家伙呢。”

菱田用孩子般的声调高兴地说。放下电话之后，加代子察觉到，在这无目的的旅行中，却形成了预定的目标。在这趟凭吊故恋的旅途中，又与另一个男子结识，并且相约明天同行外出。

对于此事，她并未感到自己失去操节或者失之好浮。这不过是为了填充因失去男人之后形成的空洞而拿来用的充塞物而已。

然而，即使是临时的充塞物，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也是不用的。她之所以把菱田当作充塞物，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发现了能够替代那失去的男人的代用价值。对加代子来说，失去了男人就如同失去了整个世界一般，而想要尽早寻找出代用品来，对于女人的这种急迫的心情，她自己 also 感到惊奇。

或许是由于在心田里所造成的空洞是那么大，如果不用什么来填充就受不了的女人的弱点的显现吧。

如果在这一瞬间，菱田来敲门该怎么办呢——她忽然这么想象起来。加代子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熟透了的女子。她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成熟的果实了。她被一个有了妻子的男人打开了处女的门扉，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被他开垦了。她已经没有处女或生活经验少的女子那种对于性生活的节操感了。加之，与那男人分手之后，她已经陷入了性成瘾症状之中。在此之前，由于同男人定期的交往而得以补充的润滑剂

突然中断，全身发滞，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润滑。

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受到一个男人的追求，恐怕是一会儿也忍耐不了的。这是一种与精神上的拒绝性反应相反的、成熟女子身体所栖居着的本能发出的跳动。

不行！我没有带那东西来啊。加代子察觉到自己没有带来过去与那个旅行时必不可缺少的物品。于是便急忙地算起例假之后的日数。算出还勉强在安全期当中，于是松了一口气。

好在例假周期很准，所以计算出来的日子是可靠的。

“我真讨厌！”

加代子感到自己这一番想象太淫乱，不由自主地用手捂住了面颊。虽然嘴上说是“抛弃恋爱残骸的旅行”这样感伤的话，但是接近男人的兴趣却是赤裸而直接了当的。这是成熟女子的本能。

加代子一面对自己淫乱的想象感到讨厌，一面辗转反侧，整夜不眠。结果，菱田并没有来叩门。

她和菱田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分手了。加代子在菱田的面前忍受不了，所以松岛之行便仓促而过，如同逃跑一般离去。

在经过了一夜的的妄想之后，白天又共同去游览，感情自然更加融洽。如果今夜又在一起住宿的话，肯定会有决定性的发展。与夜里睡单人床不同，白天里性的抑制力是很强的。她的自卫本能告诫她：在肉体的跳痛还能够抑制住的时候，逃避开是最平安的。

当前一个男人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时候，又与新的男人接触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与其说是医治伤口，毋宁说只会产生乱挠伤口的效果。何况，如果新的男人有妻子的话，那就是同一噩梦的重演。

即使是润滑剂的补充来源被断掉而引起了饥渴，可那只

会引起自身的无果之爱也是不需要的。

与菱田分手之后，加代子便失去了继续旅行的兴味而返回了。

4

二宫加代子是关央银行大宫支行的信贷员。关央银行以首都圈为中心，在全国设有四十八个支行，在地方银行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她在本地的上尾市高中毕业后，就立即进入了那里的支行，现在已经成为女子银行职员中资格最老的了。

她头脑灵敏，工作麻利而准确，加之工作作风又认真勤恳，所以颇受上司的信赖。同时她性格开朗，对于银行事务之外的业余小组活动也积极参加，所以同事之间对她的评价也很好。

加代子进入银行不久，就置身于信贷员的岗位，说明她得到了很深的信任。

支行的职务中，除了支行长、次长、代理之外，分为外务、内务、内外兼务、辅助职员（用务员、向导员）四类。

其中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是单独与顾客接触机会多的外务和内外兼务。信贷员属于内外兼务，要经手大笔的款项。

人行不久就被安置在重要岗位上的加代子没有辜负上司对她的信任。

加代子是个相貌极平常的女子，决不在美人的范围之内。但是她那微胖而稳重的脸庞和温柔的体态却能诱惑男人的心，是那种所谓讨男人喜欢的女子。人行的当时，在她身上还残留着女学生的土气打扮，但当她按着成年人的方式进行化妆和着装之后就显露出天生的魅力，颇吸引男人们热情的视线。